

马哈福兹《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中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

2012213519 张梦莹 12 级汉语言文学试验班 亚非文学马哈福兹小组

摘要：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写作手法的影响，马哈福兹于 1959 年写作完成的《我们街区的孩子们》¹中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叙事方法和象征手段。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写作手法的同时马哈福兹保留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写作方式，本文将主要从叙事风格和象征角度来探求《街区》文本中民族特色和现代性的融合，借此一窥马哈福兹对阿拉伯民族精神的态度。

关键词：马哈福兹、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叙事、现代性

1952 年埃及革命爆发后埃及建立了共和国，本着“文学为社会服务”理念的马哈福兹认为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便搁笔停止写作，此时他已经完成了反映埃及二十世纪革命风云变幻的三部曲《宫间街三部曲》。

而在革命之后，共和国的走向却偏离了马哈福兹的期望，马哈福兹重又执笔，写作了《街区》²，以其丰富的内涵简练的语言，提醒埃及人民不忘革命的初衷，保守革命的成果，阿拉伯民族的特性通过对几代主人公行为的描写被不遗余力地赞颂。

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哈福兹青年时代学习的马克思文艺理论所获的文学态度深刻地影响着他未来的文学创作，他理想的文学是为社会服务的，所以才在革命胜利的时刻投笔停写。要注意到《街区》在为成文前就已经定下主调：号召阿拉伯兄弟为民主社会的实现而奋斗。

《街区》的写作都基于这个主调，民族特性的凸显是主调的衍生，为了一个民族而写作的作家必然在作品中体现他对民族文化的热爱、熟稔。现代性的写作方式则是锦上添花，既是为了开拓自己的写作道路，也是在西方现代写作方式影响下不得不进行的创新。

《街区》中体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是在其叙事的民族性和西方现代写作手法交融，以及使用不同的神话故事完成一篇布满象征的“放逐-觉醒”之作。

叙事中的民族性与现代性

马哈福兹在《街区》中使用了阿拉伯民间玛卡梅故事的叙述方式，让说书人作为叙事人来讲述故事，比起《宫间街三部曲》中按部就班的叙事，马哈福兹开始重视一个故事是怎样被讲出来的，用玛卡梅的形式替换了传统的讲故事方法。

“玛卡梅”原指一种说唱艺术，产生于阿拔斯王朝中后期，说唱艺人根据社会底层人民的见闻改编成方言故事表演出来。在《街区》中自然没有说唱的形式，但是语言风格仍隐含着这一“人民艺术”的精髓。

说书人自己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在《街区》开场白中他自己介绍，有人给说书人提建议说“你是这里屈指可数的识文断字的人，为什么不把街区里的传颂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些故事从未好好整理过，任凭说故事人随意添枝加叶。”

马哈福兹设置“说书人”只是为了加入自己的叙事干预，说书人会进行他认为必要的评论。在杰巴勒死去以后一切复归，说书人把这一原因归结为“健忘症”的后果，道出了马哈福兹自己想说的话，实现了评论干预。

至于在叙事的过程中，说书人的存在感却并不强烈，甚至中间带有意识流等现代手法直接让人忽视了这个故事是被说书人讲述的，而以为是直接由主人公自陈的。

¹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以下简称《街区》

² 纳吉布·马哈福兹著，李琛译：《我们街区的孩子们》，2009 上海文艺出版社，第 2 页

叙事中的意识流运用尤其体现在主人公独处思索时，这一点跳脱出说书人叙事的限制，让读者分不清叙事者，现实感、共鸣更加强烈。在盖德里杀死弟弟以后有这么一段话：“盖德里呼唤弟弟的名字，没有回应，沉默好似已成为他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僵直的身体在生命与死亡之间显得那样怪异，它没有感觉，没有情绪，没有注意力，像从未知世界额比跑到这块土地上，无缘无故地死掉。盖德里预感到死亡的降临，绝望地抓着头发，惊恐万状环顾四周。周围除了羊群和在地上爬的小虫子，别无生物，一切都悄悄地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消失了。”这一段不可谓不细致的心理描写有卡夫卡的影子，一个传统的说书人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仅停留于概念性地总结。

综合了玛卡梅说书特色和意识流等叙事艺术的《街区》成为了马哈福兹成熟的作品，他对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牢牢掌控。

象征地书写现实

马哈福兹在将西方与东方文明融合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腔调和态度，象征性地书写现实是他为埃及人民所做的循循善诱的努力之一。

艾略特的《荒原》是象征主义写作中不可错过的作品，荒原里面使用了大量的神话故事，旁征博引了不同语言的经典，马哈福兹在自己的象征中借用了神话，将其和阿拉伯民族的民族性结合。

《街区》显然是一部的寓言小说，它以一个街区的变迁比喻人类社会由蒙昧、先知时期向科学时代的演变。老祖父象征造物主，几代子孙象征着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和具有科学头脑的新人。老祖父杰巴拉维一个人在这虚无的荒漠中圈出一片地创建了街区，杰巴拉维自然就是万有之主是造物主的化身³，杰巴拉维的儿子艾德海姆为人正直又生养了儿子，因此艾德海姆在作品中象征着人类之父。艾德海姆在妻子的怂恿下偷看了文卷被父亲逐出家门，正如亚当偷食禁果被赶出伊甸园，人类便开始义与不义的对抗，在街区的不同时期，也是杰巴拉维的几代子孙中都有人在与邪恶势力——头人抗争的过程中站出来教化民众、实现社会公正。这是他整本小说使用的最多的象征手法。

真正的象征主义者主张的象征是建立在神秘的“对应论”基础上的。它或者从某种对象联想到某种心灵状态，或者从某种心灵状态出发去寻找某种对象，这种心灵状态是属于作者的，主观的，象征主义者的目的是表现隐蔽的内心，达到“内心的真实”，可以说是不求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所以《街区》不能算作象征主义小说，它的对应是明确的，杰巴拉维对应创世者、头人对应统治者、杰巴勒对应限制、阿拉法对应科学等等，所以“象征”在这里只是一种手法。

我认为马哈福兹完全有能力写出更加深邃的象征故事，但由于他写作的初衷——象征故事必须为他的目的所用，所以才导致了对应关系的粗浅。他运用西方的象征手法，讲述民族现实，成了独特的阿拉伯寓言故事。

在《街区》里面五代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质，但也有其为全街区人谋幸福、不畏艰险的共同点，不论使用哪一种写作手法，马哈福兹的思想是阿拉伯式的，他深爱他生活的那片土地，五代人身上的共同点是他所希望的阿拉伯民族应有的高贵品德。

参考文献：

1. 纳吉布·马哈福兹著，李琛译：《我们街区的孩子们》，2009 上海文艺出版社
2. 谢杨：马哈福兹小说语言风格研究，2009，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 安婧：《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现实的神话书写，《科技信息·百家论剑》2012，第 33 期
4. 周密：纳吉布·马哈福兹的民族主义思想探析，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年 2 月

³安婧：《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现实的神话书写，《科技信息·百家论剑》2012，第 33 期